

江阴儿童文学 3

明朝的水缸

Mingchao de Shuigang

李中林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江明儿童文学 3

明朝的水缸

Mingchao de Shuigang

李中林 著



中国出版集团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朝的水缸/李中林著. - 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5

(江阴儿童文学:3)

ISBN 978-7-5001-1749-0

I. 明… II. 李… III. ①儿童文学-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儿童文学-故事-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128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056404号

出版发行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4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 (010)68359376 68359303 68359101 68357937
邮 编 100044
传 真 (010)68357870
电子信箱 book@ctpc.com.cn
网 址 <http://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 唐 麒
封面设计 桑吉芳
排 版 上海凯金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规 格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40
版 次 2007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07年5月第一次
书 号 ISBN 978-7-5001-1749-0
定 价 110.00元(全5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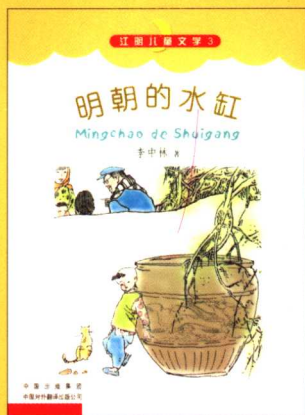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李中林，笔名李散，著有散文集《暨阳轶事》（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祝塘九百岁》（古吴轩出版社出版）。《明朝的水缸》，是作者第一部小说集。现居江苏江阴。

主 编：徐冬青

策 划：江阴市文联



水乡小镇的动人牧歌

(代序)

丁阿虎

江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连续出版发行了五部儿童小说集,涌现了一批颇有才华的儿童文学作家,李中林就是其中之一。他的作品最多,被全国各大少儿刊物选用的也最多。现在终于能结集出版,可以说是瓜熟蒂落,可喜可贺。收在集子中的25篇作品,我都看过。这次集中起来浏览,就有了一种新的非常鲜明的感觉:作品的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自己水乡小镇的每一枚叶片,每一棵小草,每一束花朵,每一粒露珠的挚爱。他就像水乡小镇的一支横笛,深情、悠扬、绵长。他的一篇篇儿童小说,也就成了水乡小镇一首首动人的牧歌。

最先读到李中林的小说就是本书的开篇《麦香》。写儿时的“我”与比“我”大五岁的姑姑麦香之间两小无猜、青梅竹马式的交往与情谊。他们一起卷猪草、摘桑椹、捞菱角、挖荸荠、拾麦穗,可谓如影随形,形影不离。作为大五岁的姑姑麦香总是照顾“我”。新麦起来,麦香便舂、簸、炒、磨、筛、最后“放进大碗里,加了些糖精,一边倒开水,一边用筷子调和着给“我”吃。这时

“我”闻到了麦香。麦香要“我”叫一声她。“麦香，我便亲昵地叫了一声，麦香便搂着我，亲了好久好久”。后来，麦香毅然冲破家庭的阻力当了志愿军女兵，最后在朝鲜战场上壮烈牺牲。几十年过去了，当“我”一想起麦香，“她仍然是对着我习惯地把额前飘着的短发往耳后一掠的模样”。整篇小说没有情节，有的是细节、情感以及江南水乡如诗如画的儿童生活场景。作家把纯真稚嫩的童心和江南水乡特有的秀美风景自然天成地融汇一起，有情有景，情景交融。我们在这篇小说中看到了一位美丽纯朴、真挚而又勇敢坚强的江南少女的同时，似乎也闻到了那清馨怡人的麦香。读这样的小说，是一种享受。难怪小说很快就被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的编辑看中，发表在《少年文艺》上，获得了读者的好评。文艺评论家还在《儿童文学研究》上著文赞扬了《麦香》这篇小说。在这部儿童小说集子中，像《麦香》一样风格书写水乡人物风情画卷的小说还有《赵大姑》、《边大宽》、《公鸡喔喔啼》、《月色如霜》等作品。

作家李中林在祝塘生活了几十年，他出版过一本书《祝塘九百岁》。一个古镇，900年沧海桑田，的确有写不完的人和事。儿童小说《明朝的水缸》就是这样一篇小说。这篇小说在上海《少年文艺》发表后，又被全国儿童文学的窗口《儿童文学选刊》选载，并被通知作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的候选篇目。小说中小主人的名字怪怪的，叫“石确”。他家有一只祖传的明朝水缸。这只水缸能放18担水，曾经是江南才子唐伯虎输给石姓的祖先的，施耐庵在里面洗过手，徐霞客在里面洗过澡。一天，日本鬼子来到这个小镇，枪声四起，火光冲天，小主人公躲进了水缸，被日本鬼子拎了出来，并命石确烧水供鬼子洗澡。后来乡勇集合

水乡小镇的动人牧歌

起来，拿起武器冲杀日本鬼子。有一个鬼子头目躲进了水缸。石确“轻手轻脚走近水缸，大喊一声‘倭寇在缸里’！这时水缸里响起一声沉闷的枪声，鬼子自杀了”。石确为什么不喊“鬼子在缸里”，因为他祖母生前曾经对他讲过关于水缸的一段历史：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十八日，多勇们追杀窜进镇上的百余名倭寇，独不见了倭寇的头目丰臣秀吉。石家一个五岁还不曾讲过一句话的孩子用手指着水缸突然开了口：“倭寇在缸里”。小说是这样结尾的：“祖母说过，仇恨和羞辱只能用敌人的热血来擦洗。昨日水缸里的鬼子洗浴后留下的污垢，石确擦了又擦，总是擦不尽。当鬼子的尸体抬走后水缸里留有他的污血，石确用一把火钳，钳着棉絮蘸着血擦呀擦，擦好后用水一洗，水缸的缸壁竟明亮得似一面镜子”。整篇小说像是一个传奇。

江南是水写成的，有水就有水缸，这也太平凡不过了。可是李中林借一只明朝的水缸，通过一个孩子的经历，写出了一个小镇几百年来此起彼伏不屈不挠反抗侵略的斗争历史，不露痕迹地歌颂了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令人想起那篇享誉世界的儿童文学名作——都德的《最后一课》。在艺术手法上，李中林这篇小说区别于《麦香》等小说的散文风格，故事情节曲折有致，蕴含了丰厚的人文历史内涵，寓尖锐残酷的民族斗争于诙谐幽默之中，体现了李中林别样的文学追求和较高的艺术驾驭能力。在李中林的牧歌中，这应该是较动人心弦、风格别致的一首。《明朝的水缸》最终与“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擦肩而过，令人扼腕。

李中林在情深意浓为小镇历史上的儿童吹奏赞歌的同时，并没有忘记现实中的少儿，他更多的曲目是反映当代儿童现实

的生活进行曲。如改革开放后学校如何面对外地失学儿童的《三月里的事情》；再如学校初三年级一号种子选手孔德北在关键时刻突然失踪了，找了两夜一天没找到，孔德北却躲在家里阁楼上读《笑傲江湖》的《寻找孔德北》等等。写当代水乡小镇的儿童生活占了本书的绝大部分篇幅。这些小说时代感强、生活气息浓，富有儿童情趣，写出了当代少年儿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社会、家庭、学校以及应试教育的种种冲击压力，他们的所思所想、所苦所乐。可以非常鲜明地看出，作家李中林对当代少年儿童，对学校生活非常熟悉。因为作家本人就是在水乡小镇做了几十年的中学教师。而且很长时间是个民办教师，受过生活的磨难，对生活对人生也就有了更深的感悟，对学生对弱者也就有了更多的理解与关怀。读李中林的作品，能让人产生对生活对儿童等同身受的实感，能和他的牧歌产生联想和共鸣。

远在上世纪70年代，李中林就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写散文，写诗歌，写读书随笔，写镇志，但影响较大的还是新世纪前后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有点大器晚成的味道。这也很正常，生活阅历深了，厚积而薄发，作品才有厚度和深度。另外，这也和作者多年来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名著有关。李中林除了老师、作家之外，他还有一个头衔：江苏省2003年“书缘杯”十大藏书家，无锡市仅此一家。李中林惜书如命，藏书成癖，本书中有三篇小说《牛尿弄书窠》、《书拆散读的故事》、《图书馆的钥匙》就是专门写读书的故事，这也是作家心迹的自然流露。总算，几十年来，李中林书没有白藏，书也没有白读。现在，他自己创作、出版的好几本书已经放在人家的书架上了。

古语说，文如其人。李中林的为人就像他小说《月色如霜》、

水乡小镇的动人牧歌

《凝望月亮的鳝鱼》中的主人公：朴实、诚恳、善良，一如水乡小镇街路上的小草。但李中林并不保守，他大踏步地走出小镇，跨出国门去了地球的另一半，欧洲，又丰富了人生的阅历，开拓了眼界。李中林是明白人，作家，是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

当然，李中林的创作道路还很长，他的小说乡土味很浓，已经自成风格，怎样突破创新，在不重复别人的同时又不重复自己，写出那种令人耳目一新又让人品味再三的大器之作，是李中林今后创作要研习的课题。

本书小说《夏天的一个上午》有这样一句话：乡下真好，什么事都是像粘着露水一样新鲜。

读完李中林的小说集《明朝的水缸》，我要由衷地说：这本书真不错，像水乡小镇的动人牧歌。

2007年2月1日

目 录

- 水乡小镇的动人牧歌(代序)····· 丁阿虎(1)
- 麦 香····· (1)
- 赵大姑····· (6)
- 牛尿弄的书窠····· (13)
- 三月里的事情····· (24)
- 明朝的水缸····· (34)
- 公鸡喔喔啼····· (43)
- 星期四····· (55)
- 一只怀卵的老鳖····· (67)
- 月色如霜····· (80)
- 寻找孔德北····· (89)
- 书拆散读的故事····· (104)
- 图书馆的钥匙····· (117)
- 夏天的一个上午····· (129)
- 书包里的菜刀····· (143)

边大宽	(158)
小狗是怎么进教室的	(162)
罗列人的麻烦	(174)
日记第 87 页	(186)
凝望月亮的鳝鱼	(205)
谁纵火烧了草堆	(224)
令人发怵的一笑	(243)
两天说了三个谎	(261)
在一个上午长大	(274)
体育课	(287)
耳 光	(303)
后 记	(318)

麦 香

麦香，我小叔公的独生女儿。她只比我大五岁，论辈分，我应该叫她姑姑。

我没大没小，叫她“麦香”。

她也没大没小，会欢快地应着：“哎。”

她牵着我手，外出玩耍，不知情的人常指着我问麦香：“他是你的弟弟？”

麦香回答：“是的，弟弟。”她去野外挖荠菜，我给她提着小篮；她去田野拾麦穗，我给她背只小篓头；她去河滩卷猪草，她提着草篮，我捐两根长竹竿；到桑园摘桑椹，她不允许我摘，说桑椹的紫汁会染污衣衫，染污了难以洗掉，只要我张着嘴，她把最大的桑椹塞进我的嘴；她在野河里捞了菱角，菱角的小角，会扎痛我的舌头和嘴唇，她先把菱角的小角咬去，给我的菱角总是最嫩最甜；挖野荸荠，要花很长的时间，还是挖不了几个，但她把挖到的荸荠洗净后，自己一个不留，全部塞进了我的口袋。她高兴时，用青蚕豆子的外壳，给我做翡翠戒指，一做就是十只，每个手指都戴上了；或用成熟的鲜红的枸杞子，用线串着，做成一条鲜艳的珍珠项链，挂上我的

脖子；有时，用紫红的野喇叭花给我做耳坠……

我母亲见麦香把我打扮成这个模样，笑着对她说：“麦香，你这个丫头片子，把一个男孩子打扮成了一个女孩子，自己快成个姑娘了，却成了个野男孩子。看你的头发，乱得像一个草窠，裤脚管一只卷得高，一只卷得低，赤着脚，小腿肚上全是泥垢。”

这时，麦香对我妈做一个鬼脸，撇下我，回到屋里。等了一会，我再见到她时，头发上着了水，梳得很光滑。穿上了鞋子，裤管也放下了。外衣换了一件有花色的。

我说：“麦香，你现在像个女人了。”

她指戳着我的额角说：“去去去。”

我见她的脸有些红，有些害羞。

一次，我问麦香：“你为什么叫麦香？”

她说她母亲生她时，正是青黄不接时期。她生时正饿着肚皮，所有的一点力气都用光了。

“没有了力气，生了半天，还是生不下。全家人急得要命，我父亲像没头苍蝇在屋子里乱窜。这时候，一阵南风，从窗缝中钻进，我母亲闻到了麦子成熟的香味，顿时充满了希望。人一有希望，力气就来了。结果母亲不痛不痒地生下了我。母亲忘不了闻到麦香的感觉，就把我叫了麦香，我也喜欢我的名字叫麦香。”

“麦香。”我亲昵地叫了一声。

她搂着我。亲了好久好久。

割麦时，麦香一早对我说：“午后去拾麦穗，拾回来后，我立即给你磨新麦粉吃。”

麦香拾麦穗，眼尖手也快，我只拾了一把，她已把小竹篓头拾满了。

她掂了掂竹篓的分量,对我说:“够了,走,回去。”

回到家,她把麦穗放在石臼里舂。舂好后,用簸箕簸,簸去麦壳,一粒粒金色的麦子,有好几斤重。接着,她叫我爬到灶下烧火。她把麦子放到铁锅里炒。屋子里弥漫着扑鼻的麦香。

我问:“你闻到了什么味道?”

“麦香。”

“哈,你自己闻到了自己。”

“你顽皮,要不是怕麦子炒焦,我会给你一个‘毛栗子’的。”

我嘴老时,她总要这么说。“毛栗子”就是说她要敲我一记,惩罚一下我。她经常这么说,可她从没有轻轻地用小手指碰过我一下。

我闻着麦香,对她笑。她知道我在笑什么,自己憋不住,也笑了起来。麦香的笑很好看,那笑容使人想起,村前河塘里,那含苞待放的莲花。

麦子炒熟了。她用小磨磨。磨子小,她一个人完全能磨得动,可她总要叫上我一起磨。磨着磨着,嘴里还哼着《双推磨》的调子。麦子磨好了,她把麦粉再用筛细粉的筛,认真地再筛了一遍。由于麦香的诱惑,我的肚子咕咕地叫了起来。麦香听到我的肚子叫,会笑着说:“乖孩子,再叫一声姑姑。再叫了一声,喷香的麦粉立即就会好了。乖乖,再叫一声。”真也奇怪,她这么一说,我的肚子,真的又“咕咕”地叫了起来。

“乖乖,别急、别急。”她边说着,边把筛好的麦粉,放进大碗里,加了些糖精,一边倒开水,一边用筷子调和着。

我和她一人一大碗吃着。

“好吃?”

“好吃。”

“香？”

“麦香。”

她用筷子头，轻轻地点着我的鼻梁说“调皮。”

解放那年，她进了镇上的初中。我也上了小学三年级。初中放学晚，晚上她又要做功课，母亲不允许我去打扰她，只有在星期天，我才能和她呆一会。以后，我们大概发觉自己都已经开始长大了，在一起的时候，总是不太自在，在傍晚，我只是要问几个字，问道数学题，才到她那里去。

朝鲜战争爆发后，要招女兵，麦香报了名，没几天就批准了。

小叔公得知，想不通。自古很少有女孩子当兵。花木兰从军，是女扮男装了去的。小叔公说，若是麦香当兵去，他一定投河寻死。麦香被他锁在家里。我悄悄地去她时，她已经跳窗逃了。

校长来了，乡指导员来了，带兵的连长也来了，做了一天的工作，才把小叔公的脑子拨正了过来，他答应麦香去当，并保证自己不会去投河寻死。麦香娘，我的小叔婆，连夜为麦香缝了两套内衣内裤。

麦香是乘船走的。我去镇上的码头送她，当船老大把船撑到河心的时候，她发现了我，对着我，习惯地把额前的短发，往后一掠，她的嘴唇动着，在说什么，这时鞭炮声惊天动地，她说了些什么，我一句都没有听清楚。她用牙齿咬着嘴唇，朝我微微一笑，这时阳光射在她的脸上，我看见她的眼眶中，有一颗晶亮的泪珠。

她应该对我说上一句两句话的。可她说的，我一句都没听见。她说的是什么？

麦香走后，写回过一封家信。小叔公不识字，不能读信和写

信,但他没有把信给我父亲和我看,他只对我父亲说:“麦香那一批志愿军已经到了朝鲜。”我问小叔公,回信写了没有?

小叔公一眼没看我,说了句,回信已经请乡指导员写了。我还想问,在信中,麦香说到了我吗?看着小叔公爱理不爱理我的样子,我没有敢问。

自此以后,小叔公再也没有接到麦香的信。

一年过去了。又是半年。记得是在端午节后不久,乡指战员来到了麦香的家。没有过了多久,小叔婆的抽泣声变成了号哭时,我们知道麦香已经牺牲了。

麦香是怎么牺牲的?她既无遗物,又无遗言。

小叔公收下了烈属证书,门上挂上了烈属的红牌。

我查看那一年的旧报纸,想从报上寻觅麦香,然而,我的一切努力纯属徒劳。战争结束后,镇上回来一个与麦香一起参军的志愿军,他残了一条腿,撑着拐杖。他给我们中学生讲了赴朝战斗的故事后,我特意去拜访他,问他麦香是怎么牺牲的。他听了竟然大吃一惊。说:“怎么,麦香也牺牲了?”他说,他们这批伤员就是被麦香她们的救护队抢救到后方的,他说他见过麦香,他的左脚炸废了,右脚的鞋子掉了,麦香怕他的右脚冻坏,剪了块自己的毯子,给他包裹了右脚。以后,他再没有见过麦香。突然,他想起一件他听说的事情,说有一支救护队重返前线时,乘坐的大卡车遭到敌机轰炸,落下了悬崖,这一车白衣战士全部牺牲了……

若麦香活着,今年该是六七十岁了,偶尔从镜子打量着自己,竟然回忆不起自己过去是一个什么模样。可是一想起麦香,她仍然是对着我习惯地把额前飘着的短发往耳后一掠的模样。